责任编辑：宝云飞 版式设计：于永波 校对：李 玥
邮箱：ksktgzdt@163.com 0476—5225206
克什克腾信息

散文

父老乡亲

■杨学铭

印象中，目光所及的视野内似乎从未离开过层叠的山峰，葱绿的翠柏，满目的风吹麦浪，此起彼伏。四季色彩鲜明的更替，在曲径幽深的山谷中渲染着每一座山峰，每一寸土地。崇山峻岭间散落居住的村民，依山傍水的生活，每日伴随着袅袅的炊烟，在青山绿水间滋养着勤劳、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我是地道的农民后代，流淌着农民的血液，血脉中蕴含着苍天赋予农民的那份厚重的执着，依然传承着农民的衣钵，坚守在这片与世无争的大地上，做着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多年的风霜洗礼，秉承着一代农民的坚韧性格一路向前，几年前，有幸被父老乡亲推选为一名基层干部，肩上承载着乡里乡亲的信任和殷殷嘱托，一路磕磕绊绊地行走在田间地头，有争吵、有欢笑，更多的是融合在一起的深深鱼水般深情。感触最深的是基层工作赋予我的那份乡音乡情。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成果验收收官之年，验收组将全面对村级扶贫工作进行入户走访贫困户，村里扶贫档案检查，这关系到自2013年以来所有的扶贫工作的整体成效。村里，我算是新人，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虽然干过几年的村民组长，但真真正正接触村级工作心里还是没底的，原来面对的是组里几十口人，现在要面对全村几百户几千口群众，身份的转换，让我倍感责任重大。驻村第一书记将村级扶贫工作细化到个人，全村贫困人口由村“两委”协助驻村干部平均分配承包分担，结合实际制定帮扶措施，精准施策，严格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去精准扶贫，我当时分到了四个组四十几户贫困户，自认为生活在农村多年，人文环境比较熟悉，工作会轻车熟路的，但真正去实地工作，是需要察言观色和一定的语言技巧的。最初，在接管自己帮扶的四十几户贫困户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将各户的惠农一卡通收入翻来覆去的算了无数遍，自认为做了足够的工作后，开始入组入户制定帮扶措施。实际工作要比想象的难度大多了。

由于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大多是重病、重残、高龄、体弱多病这几大类，靠生产经营实现脱贫是很难实现，而且各户的家庭收入和情况又各种各样，有些急于脱贫需要政策扶持的群众在言语上露出的焦急和烦躁，让我一度很难接受，也有群众流露出的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看得我内心有些发虚。但多数的父老乡亲还是给予我无限的信任和支持。在接下来多次的入户走访中，为了避开农忙时间，常常选择早、中、晚去贫困户家里，憨厚热情的村民总会让你一起就餐。大爷大娘们总是孩子孩子的亲切地叫着，感觉像是一家人。时间久了，每户贫困户的家门我都会轻车熟路的推门就进，我会毫不客气的盘着腿坐在炕上与他们唠着家长里短。有些时候，也会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但实际问题总会在磨合中得到解决。所有的测算收入在与村民的拉家常中完成，我会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回村里汇报，也会带着会议上领导们制定的政策反馈给他们，就这样，我的扶贫之路越走越顺。

临近验收的日子，说句实在的，心里始终没底，虽然几年来和贫困户的关系也算打得火热，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危房改造，庭院经济“产业小黑猪”、旅游资产受益金、扶贫机电井、“防贫保”保险、低保兜底、临时救助……扶贫措施在几年的扶贫过程中，都因户因人逐户施策，精准帮扶，各位贫困户经济水平都得到了一定水平上的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很高，憨厚的村民有着山一样的胸怀，重情重义，你给予他滴水之恩，他当涌泉相报，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是每个农民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下滋养的优秀品质。但面对有经验的验收组领导们的言语询问，村民们是否能经受得住考验，没有我们在场，村民们是不是会发几句牢骚……带着种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驻村第一书记、包村领导、村书记制定了迎检方案，其中就包括提高贫困户的满意度和家庭收入的“三个一口清”。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到了贫困户那里，还是有些难度。毕竟所有的贫困户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文化水平不高，要对贴在墙上的明白卡上的收入门清，这些可能都能影响到验收效果，影响到我们三年的工作成果，还有三年的辛苦付出。所以，容不得一点马虎。可这些老人语言水平和记忆力哪有想象中的那样随心愿呀！

再次入户，再次培训，老打扰他们的生活，走到贫困户家门口，我都感觉不好意思了，那些叔叔大爷们依然热情好客，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虽然多次的引导和培训，大爷大叔们总是记不住帮扶政策，帮扶责任人，更是记不住自己惠农一卡通上，国家给予的各项惠农款项，但他们总憨憨的说是社会好了，国家富了，国家的政策更是好了，是我们认真地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今天，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没做到像我们这样的天天嘘寒问暖的，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听到大爷大娘们发自肺腑的话语，我们也感动到落泪。

住在西沟组最西边的老李大叔是我最挂念的贫困户，大山脚下孤零零的一户人家，致贫原因很多，交通、信息不便，土地贫瘠，本人在听力和言语上还有障碍，七十几岁的老人了还要赡养着九十几岁的老母亲，生活有多苦能想象到。被识别为贫困户后，各项帮扶政策和惠农政策相继落实到他家里，老人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久违的笑容，每次到了他家里，他都会拉着我去他的西屋，指着柜子上的大米白面说是“党政府”给送来的，根本吃不完的，还会拉着我去看他的小菜园转转，脸上是掩藏不住的笑容。说的啥，我也听不懂，好在小组长是老李大叔的侄子，他在边上给我解说着，他说：“老人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这是他感到生活有了奔头了。”时间长了我也能听懂老李大叔边说边带着手语的表达方式，他不会刻意的去记住我们的名字，给予我们的统一称呼就是“党政府”的，我们很荣幸，因为在老李大叔这里，我们和党和政府的一样是他爱戴的人和事。

还有一位八十几岁的大爷，耳不聋、眼不花，头脑还清晰，每次来到他家里，他都能将自己惠农一卡通上面的惠农资金算清楚，他说他和老伴都有低保，社保，还有高龄补贴，老伴有残疾，还有残疾人困难补贴，各项补贴加在一起是一万多元钱，他和老伴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由于身体硬朗，没病没灾的，钱多的根本花不完。每次去总会拉着我的手满含热泪地诉说，自己有五个儿子，三个姑娘，满堂的儿女，不及党和政府呀。由于儿女们各自养育着一家老小，他们老两口还时不时地接济他们。

很快，检查验收工作就完成了，反馈给镇里的验收结果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认可，验收组的同志说我们是真正扶贫了，因为从贫困户的院落，穿戴和话语中都能感受得到，特别是还有的大爷大娘感动的声泪俱下。肯定了我们几年来的扶贫之路，我们瞬间也感动到欢呼，雀跃……因为再苦再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安慰。我们内心也深深地感到，我们做得还不够，这只是父老乡亲们给予我们的鼓励，是来自他们的最朴实的奖励。

扶贫工作，刚刚告一段落，新冠肺炎疫情就铺天盖地地笼罩着世界的各个角落，疫情就是命令，封村、封路、挨门逐户排查人口、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有了扶贫的经验基础，乡里乡亲的熟门熟路都很配合村里的工作，尽可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便利。一遍一遍地筛查流动人口，疫区回来的人口报备隔离，正值新春正月初一，走亲访友的群众，没有保护措施，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没有真正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认为山区偏远，疫情很难到达，我们只有利用宣传车、微信、广播等宣传方式，入组入户苦口婆心的劝说，经过两天的工作，大街上流动人口没有了，微信关注量上来了，群众群里炸开了锅，都异口同声地表示非必要不出门，不出村，不给防疫人员添乱。也有的群众指责那些不遵守防疫政策的人，说村领导和政府领导不顾自身安危来保护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要听从领导调度、指挥，所有群众都应声附和。看到这些，冰天雪地守在路上的卡口的我们也感到知足了。与此同时，卡口也迎来了一批一批热心的群众，大爷送来了滚烫的开水，大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水饺，还有的党员和青壮年村民自告奋勇来到卡口替换我们值班，让我们也能抽空歇一歇……三四十岁的我们也和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启蒙老师贾淑枝老师，身患重病花费十几万还未痊愈，就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里拿出500元钱，捐给疫情防控，支援一线防控工作。她说：“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出力了，只能在后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还有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王丽君同学，她把省吃俭用攒下的100元钱，捐给了疫情防控。她说：“做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应当为抗击疫情出一点微薄之力。”

还有一位重度残疾的老党员刘国涛，捐款100元，我们知道这100元对他意味啥，他没有什么生活来源，靠的是政府救济，他执意表示一下心意，他说：“自己省省就能过去，可国家这回不能省，我是靠国家生活的。”

有一位在外打拼多年的游子打来电话执意捐款，他说：“他早年丧父，母亲患有精神病，是政府领导帮他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国家有难他是要回报的。”

我还要说的是我的邻居马学艳，是一位自幼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重度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执意让我代她捐款，她说：“有国才有家，有国才有她。”好一个有国才有家呀！她没读过书，是个极其普通的人，但她的话让我敬佩。

行走在消除贫困、阴霾散去的乡间，没有职场的勾心斗角，没有商场的尔虞吾诈，淡淡的行云如流水，清清地微风载着阵阵浓浓的泥土的芳香，花香四溢的乡野总能听见村民那爽朗的笑声，风吹麦浪起伏的田间，繁重的活计依然碾压着老农们勤劳憨厚的品质，他们在骄阳下依然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十里八乡的乡亲总是大爷大娘的亲切地叫着，父老乡亲们淳朴憨厚的品德依然滋润浇灌着这方纯洁纯净的大地，而我只有深深的感恩父老乡亲给予的理解与支持，感恩父老乡亲的叮咛与厚爱，感恩生活的这方角落给予我的金色麦浪般翻滚的成熟，感恩在这片大地上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们在这片土地最无私的奉献。

金秋乐章—大坝梁农田 摄影 赵国君

记在出伏

■白磊

今天的太阳起得早
墙外的雄鸡也开始啼唱
电线上
困顿的达乌里寒鸦
晾晒着被露水打湿的羽毛
等着风来
倏忽又不见了
院子里
得了斑枯病的万寿菊
杂色相间笔直站立
树丛里的灰灰菜
在盐碱地上窜张
像鼓翼的蓑羽鹤幼鸟
邻家的牛催促着同伴
叫声从肺腑里呼啸而出
还有狗吠
是听到了收旧家电的卡车
从家门口嚷嚷着经过
夏花尽 草尖儿黄
便知道秋高何来气爽
风越过多伦诺尔湖
杨树的叶子也开始
由潮涌变为溪鸣
白云一缕一片
像鹗的飞羽
狂放地铺陈在苍穹
几支风车
搅动着草籽的浓香
牧民的心房里
便有了马达声的寥廓悠长
这里的时令就是这样
莫等鸿雁南去
遍打贮草忙

散文

一饭之恩

■沈运红

父亲年轻时候除了上班，有时还会和朋友一起出去打猎。父亲说那时候的冬天格外冷，出去打猎穿着大皮袄、大棉裤，有时还会把手脚冻伤。我似乎也觉到了那时候的冷，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父亲总是忘不了打猎的一次特殊经历，而且每每说起那次遭遇都是记忆犹新的样子。他说，要不是老友们撺掇，我不会去那么远。那天一早和朋友们搭车出发。车行驶一段路程，几个人开始徒步进到山里，朋友们约定好汇合时间就分头行动起来。父亲一个人走了一段路程，没有看到猎物，眼前却出现连绵起伏的沙丘，凭借以往的经验很难辨认出方向。身上带的水和饭也吃完了，又累又饿。当时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太阳快要下山，风也越来越大，那种刺骨的冷，让有野外生存能力的父亲有一些不安。父亲开始变得焦急。四处寻找有人烟的地方。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联系，不过，就算有手机也没有信号。父亲说话总是没有逻辑性，想到哪说到哪。言语中总是包含着对过去美好的无限回忆，和对现在改变的无限挑剔。父亲说不知道又走了多远，终于在一个山洼找到一个小村。

说这是一个小村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只有两三户人家。父亲顾不得太多，大步流星地就推开了一户人家的柴门。那家男主人迎了出来，父亲向那个人说明缘由，那人毫不犹豫地就让父亲留下来。女主人做的晚饭是莜面苦力。父亲饿坏了，一连吃了三大碗。看着主人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父亲也不好意思再吃了。“那家人做的苦力真好吃，从那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苦力了，要不是因为那家两口子都看着我，还真想再吃一碗。”父亲感慨地说。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苦力。蒸苦粒是北方食品，有的地方叫苦力，有的地方叫苦累(泪)，类似于南方的蒿子饭，像蒸菜又可以做主食。

当父亲缓过劲来，才开始打量这户人家，极小的两间屋子，有一个小炕，炕上有一块残缺不全的草席。地上一个漆黑的木凳是全部家具。男主人穿着带补丁的皮袄，方脸，皮肤是因为常年户外劳作被晒成的黑红色。女人穿的也是补丁摞补丁。父亲有些后悔来这里找饭。这家人的日子实在是贫寒。但又别无选择，继续走下去冻死在路上也有可能。聊天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归属碌碡湾。说话间天色就黑了。父亲依偎在这户人家的灶坑睡了一夜。身背猎枪的父亲，丝毫没有给这家人带来危险感。或者说，这家人丝毫没觉得收留一个陌生的猎人有危险感。每每说起这件事，父亲在最后总是不忘说一句，那时候的人真是淳朴。

日子匆匆而又短暂，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父亲常常想再去一趟，谢谢那户人家。这不仅仅是一饭之德，说是救命之恩也不为过。可是，年轻时候父亲要养家糊口，等退休后终于有空闲了，身体却不允许了。就这样，拜访那户人家成了父亲的遗愿。

再后来，拜访这户人家的愿望又成了母亲常常说起的话题。千方百计打听，终于有一天，从舅舅那里得知这家人早就搬走了，好像去了蓝旗还是什么地方，不得而知。这事便成了憾事。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碌碡湾采访，听说这里也有朱姓人家，就莫名的感觉亲切。我当时走访了几户人家。虽然是陌生人，对我却非常热情，又是拿水果，又是沏茶水。分别的时候，一个大娘拉着我的手，嘱咐有空常去。至此才深切地体会到了父亲曾说地淳朴和热情。

回来后，我把文章题目写作“梦回碌碡湾”。朋友问是不是曾经去过。我说没有。没去过，何谈梦回二字？我甚至不确定，我去的地方是不是父亲去过的那个地方。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和父亲感受到的乡情一模一样。这就是父亲口中的碌碡湾，是父亲老了的时候心心念念的碌碡湾。那么，我用“回”字就可以了吧！那么，我的到访算不算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散文

源头小村待君来

■于国栋

“我住白岔头，君住白岔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川水。”

三百里白岔川从芝瑞镇马架子村莫力沟组起步，到万合永镇万德成村驻足，发源于塞罕坝四其拔的白岔河纵贯马架子村全境沿川一路欢歌，在万合永镇万德成村陈营子组与西拉沐沦河交汇奔向渤海。

马架子村的历史斑斓多姿，底蕴厚重。《荀子·成相篇》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淮南子·地形训》称：辽出砥石。高秀注：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砥石在哪里？就在西拉沐沦河的一级支流白岔河上源的芝瑞镇马架子村三姓庄组，三姓庄众山环绕，古时多出磨石，固有砥石之称。商族有“八迁”“六迁”之说，契玄王就是从这里累迁至河南创造了灿烂的中原文化，故史学家把白岔河称为殷商民族成长的摇篮。“三姓庄”的由来则是近代一女三次改嫁而得名。

漠南蒙古归顺清朝以后，各部严格划定疆界，设定扎萨克进行管理，克什克腾札萨克府最初的驻地就是马架子村三姓庄。1681年，康熙出喜峰口北巡，在塞罕坝宴请蒙古王公贵族，席间克什克腾第三任札萨克阿玉什将克什克腾当时所属的现河北省围场县东北部、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塞罕坝漫甸草原共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献给了康熙皇帝建木兰围场。克什克腾札萨克府因此北迁至潢源。

民国二十五年，日伪为加强政治、经济统治，从林西三团派一个排60人，驻白岔三姓庄，对外称“讨伐队”。民国二十六年讨伐队扩充为连，达到120人，移驻经棚关帝庙东；三姓庄改设50人的警备队，队长王俊山。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日伪军围剿抗日武装，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在日伪统治时期，一些八路军战士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大义，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塞北草原，如今遗留在马架子村的“八路军坟”成为不朽的丰碑。

1948年1月25至30日，经棚县召开土改工作会议，三姓庄乡的土改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总结了1947年末至1948年1月以来各地区平分土地工作情况，对部分工作进行了纠偏，并作了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了诸多后遗症。

马架子村资源丰富，发展后劲十足。马架子村不仅是百岔川的川首，也是塞罕坝的坝尾。美丽的塞罕坝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属于典型的高寒漫甸气候。坝上畜牧业、林业、农业、风能、旅游业等产业的有效开发，塞罕坝已成为芝瑞镇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更是马架子村的骄傲。

塞罕坝水草丰美，牧草天成，推行禁牧之前，那里是牛马的天堂，羊儿的乐园，现在芝瑞镇在那里设立了多处大小畜改良站点，完成了本镇牲畜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位于塞罕坝脚下的马架子村，广袤的坝上天然草原为发展优质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14年注册成立了克什克腾旗塞北肉羊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主业是培育优质种羊，现已成功地销往甘肃等地，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

一道道林网把塞罕坝分割成许多小单元，白桦、樟子松、云杉和山杏树等人工林错杂相生，有效地防止林木病虫害的发生，茂盛的森林，是耕地的保护神，空气的净化器。由于生态保护得好，大量野生动物在此滋生繁衍，为宁静的塞罕坝增添了生机。随着林权改革的推进，不少荒地被拍卖改造成新的幼林地，新的幼苗在不断的成长。马架子人对造林、护林情有独钟，对“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理解的也更为深刻。

在林网的单元格内有好多耕地，微风过处，麦浪滚滚，蚕豆花香，土豆似乎要从土地里蹦出来一样，长势喜人，这里的农产果实以产量高质地优闻名远近，许多被当作种子推广使用。

塞罕坝地势高耸，风力资源潜力巨大，克什克腾旗第一户风电产业就落户于此，现在有更多的企业在此投资，这种环保新型能源的兴起和发展，有力的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就业，帮助了农民增收，规模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庞大的风机群与皑皑白雪交映成辉，蔚然壮观。

盛夏七月，山花烂漫，金灿灿的金莲花唾手可拾，采一朵放在杯中沸水冲泡，清火消暑，谁说不是一种享受；白花花的山韭菜花流淌着浓郁的清香，摘后碾碎，抹在手把肉上，你想不垂涎三尺都难。立秋后，伴随着蒙蒙细雨，可以捡到好多天然的上等白蘑、黑蘑，那可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茫茫草野中，伴生着数不清的山野菜、中草药。风光旖旎的塞罕坝，正吸引着更多人的眼球，明天的塞罕坝会更加美好。马架子人牢牢把握绿色发展的理念，以村绿野菜烘干厂为支撑，打造属于自己的山野菜品牌，为旅游产品增加了新的种类。

说到塞罕坝的旅游，就不能不说一年一度的祭敖包盛事，每年的农历十三，芝瑞镇政府都组织盛大的祭祀活动，盛情邀请八方客人，四海宾朋。民间组织和个人也都积极参与，已经形成习惯，这一天，人们把最虔诚的祝福写在红布上，挂在枝头间，焚香跪拜，祈盼在以后的一年中，风调雨顺，事业有成，学习进步，身体康健，财运亨通，婚姻美满。这一天，赛罕坝上人头攒动，车辆络绎不绝，是祭祀的圣地，又是产品交易的大市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映成辉，令游客兴趣盎然。

马架子村水清坝美人勤劳，马架子人秉承优良传统，埋头苦干，发愤图强、图新，不管风萧雨骤，这边风景独好。落花有情卿可知？流水明意盼君来！